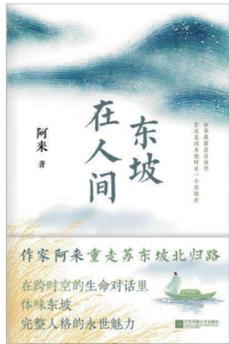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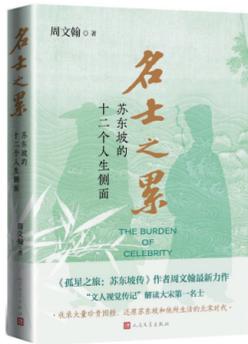


上三鲜 书圈顶流还是苏东坡

黄煌



如果要问出版界的“书圈”顶流，今年989岁的苏轼当仁不让。从当红到长红，千年的时光不曾降低苏东坡的热度。马年开年的新书市场上，周文翰《名士之累：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》、刘墨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、阿来《东坡在人间》三部新作接踵而至，如三扇窗，从不同的朝向，让我们窥见东坡的真实灵魂。

解码12种身份，“平视”苏东坡

周文翰的《名士之累：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》，是作者试图将东坡从神坛拉回人间的清醒审视。苏东坡是今天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人之一，已经有许多现当代作家、文史学者写过关于他的书。既有那么多前人著作，为什么还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书写苏东坡？文化记者出身的周文翰坦言，他写苏东坡，不是渴望再现一个中国人的“精神偶像”，而是希望能以冷静、客观的“平视”视角，尝试描述一个“真切的人”。

《名士之累：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》选取官员、文章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、学问家、鉴藏家、园艺家、修道者、段子手、美食家、旅行家共十二个人生侧面，解读苏轼作为“名士”的一生。以“十二个人生侧面”为经纬，再将其置于历史的纵横坐标系中，既写他的才情横溢、豁达洒脱，也不回避他的性格缺陷与人生困境；口无遮拦的诙谐曾为他招来非议，随性谈笑的真率也曾埋下人际关系的细刺，就连被世人津津乐道的“吃货”标签，也被他还原出“甘辛香”的饮食偏好，让读者看见东坡作为“真人”的复杂与鲜活。

刘墨的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，则将目光聚焦于东坡人生中跌宕的下半程，从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起笔，在宦海浮沉中，打捞起东坡与“小人物”的真挚联结，以及他与酒、茶、食物与石头之间的关系。

被贬黄州，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，却也成为苏轼人生境界超越的起点。被贬到庙堂之外的漫长日子里，他结识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“小人物”，比如朱寿昌、王齐愈、詹范、卓契顺、林行婆、姜唐佐等，他们给颠沛辗转中的苏轼以具体的温暖、帮助和陪伴，是东坡人生中的“贵人”，托举苏轼超越自己和时代，成为影响千年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。作者通过大量诗歌、文章、书法、绘画以及文献作品

聚焦身边“小人物”，探东坡精神底色

多维度展现苏轼在动荡经历中所建构的精神世界。书中还配有一百余幅彩色照片，与文字形成互文，助力读者理解苏轼的多方面文化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。

黄州的困顿里，他摸索猪肉的做法，写下《猪肉颂》；惠州的漂泊中，他与翟秀才比邻而居，“井水分西邻，竹阴借东家”，平凡的温暖成为贬谪岁月里的精神慰藉。刘墨笔下，苦难是东坡文学的温床，更是他精神的熔炉。他跳出对东坡“口腹之欲”的浅层解读，道出其饮食背后的生活智慧：于困厄中向下扎根，在日常里寻找生机，这份从烟火气中汲取力量的通透，正是东坡精神最动人的底色。

重走北归路，阿来对话苏东坡

《东坡在人间》呈现的不再是神坛上的“坡仙”，而是一位在伟大与平凡、超然与入世、洒脱与执念间不断求索的“人间东坡”。在黄州，他研究红烧肉的烹饪火候；在惠州，他为当地架桥修路；在儋州，他开馆授徒，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海岛之上。

在阿来看来，东坡的“在人间”，是与市井小民同榻共饮，是关心稻谷收成与民生疾苦。他的智慧与慈悲，从来不是空泛之谈，而是融化在具体的行动中。这种与大地、与黎民血脉相连的“民间性”，让东坡精神，成了中华文化中一个永不褪色的、充满烟火气的图腾。阿来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：真正的东坡精神，不仅仅是豪放、豁达、超越，而是怀着巨大的勇气与热情，投入并热爱人间。

书中，阿来以同行及苏东坡追随者的视角，潜入其诗词、书信、日记等文本，深度进入真实历史轨迹中东坡浩瀚幽微的内心世界。在他笔下，东坡不仅有“大江东去”的旷达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然，也有对命运与前路之哀叹、忧思和彷徨……

反复加热的“东坡鸡汤”，请小心品尝

黄煌

做《悦读》编辑短一年，桌上累积了上10本关于苏东坡的新书，我一度想发一条朋友圈“内涵”一下：“世界有这么焦虑吗？”

书多到一定程度，愚钝的我也开始思考：苏东坡为什么这么红？优美一点的说法是，不同读者从他身上可以找到不同的精神共鸣，通俗一点说也就是，哪里需要哪里就可以搬动他。

有人恋他的才情，有人敬他的风骨，有人惜他的通透，有人喜他的烟火，苏东坡身上这种多维度的情感联结，让东坡IP拥有了最广泛的粉丝基础，也让这份热爱有了最真实的群众底色。

但是，有人关注的地方就有流量，有流量的地方自然有人“收割”流量。

面对经久不衰的“东坡热”，出版市场上“苏东坡教你‘反焦虑’”“失业、抑郁、焦虑、社恐？且看苏轼是怎么自愈”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等一窝蜂拿着苏东坡的诗文、事迹熬的“鸡汤”被不断反复加热上桌，难免稀释掉苏东坡本真的精神厚度，让一个血肉丰满、立体多面的历史文人，渐渐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文化符号。

苏东坡的酒杯，能否浇灭今天的愁绪，这个问题答案各异。但加了苏东坡的这些“鸡汤”，你得小心品尝。

它们比作“犀利哥”，道其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潇洒气度，还铺陈有“跨越肤色”的浪漫。也正是作者放下了人类的身段，以平等之心与鸟共情，才让这些描写充满生活气息的温情，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“鸟生”的喜悦哀乐，感受到别样的宇宙。

观鸟，从来不止于“观”，鸟生即人生，鸟的生活状态，恰恰是人的世界的缩影和折射。

鸟鸟相和。东江湖边的荷田里，各类水鸟擦身而过，从不因食物而哄抢，各自相安无事。“鸟同翼者而聚居”，它们没有复杂的语言，没有烦琐的礼仪，却能在相处中流露出对彼此的尊重。这种基于共生的和谐，恰恰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境界。

在我看来，《观鸟洞庭》观的不是鸟，更是洞庭湖湿地流动的生命，是人类放下傲慢后对生灵的珍视，是人与自然温柔的和解。

合卷之时，院子里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，橙棕色的腹部和尾翼，黑色翅膀带着白色翼斑，落在不远处，以水沐羽，还冲我点了点头。这大概就是文章里人鸟对视的温柔吧。

其实，我们不用去远方，当我们以敬畏之心和自然相拥，自然馈赠的感动，就在这不经意间，抵达我们心底。

称谓，都还存着种种问题。2017年，柯洁与Alpha-Go的人机大战在乌镇打响。华以刚老师和徐莹搭档讲棋。华老在《棋赛缘》中谈到，讲解开始之前，谷歌方的节目负责人找他商量，希望在讲解中回避“狗”的叫法。在现代日语中，称围棋为“碁”，发音和英文“Go”相同。近代日本人将围棋推介到欧洲时，就使用音译将围棋称为“Go”。于是AlphaGo也就被叫成了“阿尔法围棋”之谓了。

中国围棋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，也就成了围棋人的一份责任与使命。

《棋赛缘》的意义，也就在此吧！
(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)

读有所得

人鸟的温柔对视

——读刘义彬《观鸟洞庭》

李海燕

读了作家刘义彬的散文《观鸟洞庭》，我才知道洞庭湖湿地竟藏着这般生机。

原来世间有如此多的鸟类齐聚洞庭湖湿地，羽翼翩跹，与浩渺洞庭的朝晖夕阴相辉映。此时，我坐在自家院子里，阳光暖暖地铺在肩上，想象着作者长镜头里那些鲜活的雀影，文字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仿佛窥见了一个别样的宇宙，那是独属于洞庭湖湿地的“鸟生”，是人和自然和解的美好。

这是一场写满严谨的鸟类狂欢，字里行间皆是洞庭湖生态的鲜活佐证。越冬候鸟多达45.85万只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8种、二级保护动物26种，这些翔实的数据带着科普文章的严谨，勾勒出洞庭湖湿地的生态底色。“8只豆雁”“7只白骨顶”等，这些可数的鸟类，又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仿佛与作者并肩，凝视这片湿地上的生动跃动。

“阿尔法围棋”的进化

刘茜

华以刚老师的《棋赛缘》，作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组织策划的“围棋丛书”之一，2019年由杭州出版社出版，出版后反响热烈，2025年又第二次印刷，印证了它在棋迷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。

平时大家都称华以刚老师为华老，他1949年出生，11岁进少体校，16岁进国家队围棋集训队，1982年被授予八段。曾任中国棋院围棋部主任，中国围棋队领队，中国棋院副院长、院长，现任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。可以说，他经历了中国围棋从艰难复兴到走向鼎盛的全过程。

《棋赛缘》就是作者60多年围棋生涯所亲历所闻所感的记录，虽不能取代正史，但面对“大

历史”的“小叙事”，便有了更多的细节，更增一份亲切与趣味。就像作者梳理“与棋赛结缘”的过程，从中日围棋管理机构的比较写起，历数中国围棋各种赛事，从全国赛、全运会到体制外的商业赛事，从中日友谊赛到中日围棋擂台赛，从国内赛事到世界大赛，包括各种业余赛事的兴起，一一道来，如数家珍。难得的是，除了一般的“历史性”叙述，他又专辟“亲身参与”一大篇，在“亲身参与”的叙述中，便有了更多生动感人的和有意义的细节。

正是各国的共同努力，才有了围棋的世界化进程。但无论是统一围棋规则，还是围棋本身之

马观书

拂动书页，在春天重生

肖铄倩

2026年的春风如约而至，告诉我们：世间万物都在重新生长，你也可以。现在的你或许正忙着在人生节点作出抉择，或许正忙着在一年伊始作出规划。而春风早已拂过书

页，文字在光影里轻轻颤动。本期书单以“春天”为主题，邀您共赏五部作品的春景。春日阅读，是一场不必远行的踏青，愿您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与好书相遇。

在春风里重生

卢思浩的《此刻是春天》围绕一个叫李春晖的男人展开。在人生终点将至时，他踏上一段告别之旅，在途中向司机娓娓道出自己跌宕的前半生——他的一生好像都在事与愿违，失去母亲、失去挚爱、失去朋友，怀揣作家梦却屡屡受挫，充满了遗憾和不甘。他这看似“一事无成”的一生，依然留存下了许多关于爱的美好瞬间，生活途中收集的风景与故事，就是他人生最好的注脚。面对总是遗憾于过去，又焦虑于未来的你，这本书想说“一个人能把握住的每个此刻，都是将来回忆里的春天”。

如果你正感到困顿，这本书写给此刻的你。“祝我们永远都能抓住那些很好的瞬间。祝你早午安晚安，社融并茂，顺遂无虞。”春天的本质是在爱里重生，祝你，稳步走向自己的春天。

在湖畔舒展生命

春天最适合读什么？《瓦尔登湖》里有答案。1845年，一位名叫梭罗的年轻人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。他不是去征服自然，而是去探寻一个答案：人究竟需要怎样才能过好这一生？《瓦尔登湖》便是这场生活实验的忠实记录。梭罗亲手搭建木屋，开荒种豆，观察湖水开冻，聆听鸟兽啼鸣。他的内心交织着渴望与失望、认可与怀疑、坚定与迷茫。最终他用两年又两个月的独居时光证明：当一个人卸下物质的负累，灵魂反而变得丰盈。那些我们拼命追逐的，或许恰是困住我们的。

他写冬日的湖冰如何澄澈，写春天的鸟鸣如何唤醒沉睡的土地，写独坐门前看日出到日落，时光静静流淌而不觉得虚度。在他的笔下，简朴不是贫瘠，而是让生命回归本真的路径。

“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驰，挨过了冬季，便迎来了春天。”一百多年过去，瓦尔登湖的水依然清澈。当野樱绽开第一抹粉白，正是与梭罗共赴湖畔的良辰。他的文字，依然在提醒每一个奔忙的现代人：真正的富足，从来不在拥有的多少，而在需要的多少。

一碗热汤的小温

“春天的风推着草木生长，我们也该被这生机推着，走向新程。”汪曾祺笔下的世界里，草木会说话，雨声有韵律。他的笔触“淡而有味”，即使只是一碗再简单不过的咸菜菜汤，也能让人尝出回味无穷。

《人间送小温》便是这样一部作品，他写胡同口卖糖炒栗子的老者，写雨后青苔爬上墙根的晨光，写一碗热汤面里浮沉的葱花与暖意。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烟火人间里最本真的褶皱与温度。这“小温”，不在远方，就在灶台升腾的热气里，在邻里亲切的问候中，在偶然飘落于书页间的干桔槐花上。他说：“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都去尝尝。”这话听着像聊吃的，其实是在劝生活——别活得太窄，别只顾着赶路，忘了路边还有晚霞和热汤。

跟着养蜂人听花开的声音

如果说春天是一种抵达，那么陈慧的《去有花的地方》写的正是一次向内心靠近的出发。

某场女作家陈慧在45岁时选择为自己策划一场出走，跟着养蜂人踏上了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北上之旅。她写城市角落悄然盛放的花树，写旅途中偶遇的陌生人，写平凡日子里忽然被点亮的瞬间。原来，所谓“去有花的地方”，并非远行千里，而是在琐碎生活中，为自己保留一份对美的感知。

陈慧并不回避现实的疲惫与困顿，她写焦虑、写失落，也写重新振作的勇气。她告诉我们，世界或许喧嚣匆忙，但仍可以为自己种下一抹花——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，一次真诚的对话，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发。

在沅水上做一个春日好梦

春水初生，若要寻一处灵魂的归宿地，莫过于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。

1934年的冬春之交，沈从文乘一叶乌篷船，沿沅水缓缓深入被岁月尘封的湘西，将一路的山色与人情，化作了文字里的融融波光。江水悠悠，两岸青山如黛。他坐在摇晃的乌篷船里，听着两岸纤夫沉重的号子，看着滩头上那些卑微却生机勃勃的生命——他们是河上的水手、是守着小店的妇人。在他的笔下，这些被时光遗忘的卑微灵魂，都拥有一种近乎“神性”的高贵与纯粹。字里行间，尽是“行过许多地方的桥”之后的淡然，以及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俯首。

读《湘行散记》，如同在春意阑珊的午后，随橹声落入幽邃的时光深处。没有跌宕的情节，却让人从中品出温柔坚韧的力量。它写行路，也写归心；写山河，也写眷恋。即便身处繁杂都市，只要翻开这页沅水微澜，便能在静谧与辽阔中，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心灵还乡。

人在途中，心有归处，这或许便是春天最好的阅读意味。

